

## 高考1977

楚扬：  
高考，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

□本报记者 傅纪元/文 李英平/图

5月26日中午，夏阳高照，记者来到市区园丁路中段路南的一幢居民楼前时，59岁的楚扬已经等候在路边。身材瘦小的他说，恢复高考前他就是个山乡农民，是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大专毕业后，他成为一名中学教师，教过植物、动物、生理卫生等课程。后来调到市教育局从事文秘和新闻宣传工作，1995年3月任《教育时报》平顶山记者站站长，直至2013年9月因年龄原因卸任。

回忆起40年前的情景，楚扬仍旧记忆犹新。他说，他深深地感激三个人，是他们的执着、无私、关心和爱护，支撑着他走到高考这道人生大门前，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。



楚扬向记者讲述当年复习备考的难忘经历。

## 难忘1977年，与大学擦肩而过

1977年12月初，楚扬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，顿感周身的血液在沸腾。他和村里十多位初、高中毕业生一起去公社报名参加高考。

楚扬说，记得12月8日那天，听说公社派高中教师给考生辅导一个下午，楚扬和小伙伴们急忙放下锄头往公社跑，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。可在数学辅导课上，他完全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，只得悄悄溜走。而语文辅导课的老师正是申本权——他站在桌子上讲解语文，被群众围得水泄不通。申老师嘱咐考生：哪怕农活儿再忙，也一定要抽空写好两篇作文。一篇是《当我听到毛主席纪念堂建成的时候》，一篇是《读叶帅〈攻关〉有感》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恢复高考第一年的作文题竟然被申老师押对了。

1977年12月10日，拿着

沉甸甸的高考准考证，凝望考点那大红横幅上醒目的大字“欢迎您，亲爱的考生”，楚扬热泪盈眶。一个没读过高中的山娃子，终于走进了神圣的考场。

第一场是语文，楚扬很快完成答卷。由于误认为提前交卷能够加分，接下来的两天，数学、政治、史地科目都是他最早交卷离场。其中的数学试卷，他一道题也没有答——奇形怪状的数学符号对他而言无异于天书。

高考揭榜，楚扬的成绩过了初选线，但没上录取线，他所在的大队只有一名民办教师被中师录取。但公社文教助理告诉他，他是公社唯一成绩过初选线的初中生。

高考落榜并未让楚扬气馁、消沉。若干年后，每当想起1977年的那个冬天，他都会感到浑身热乎乎的，充满激情、信心和力量。

## 执着的父亲，再穷再难也要供他读书

楚扬于1958年1月出生于荥阳市贾峪镇上湾村，一个贫穷偏僻的山村。由于村子太穷，村里多数孩子没有进过校门。然而，没什么文化的父亲却一再坚持让他去读书。楚扬回忆，因缴不起学费，他和哥哥到放假时还没有领到课本和作业本，每到夜里，他和哥哥都是用手指在各自的肚皮上默写生字。

“当时父亲背上长了毒疮，治病的钱都没有着落，我实在不忍

心让家里再掏钱供我上学。在一个下雪的早晨，我把不愿上学的想法告诉了父亲，可不等我说完，父亲便连声说‘不中不中’，还边说边把我往学校拉。父亲说，他考虑得最多的事就是怎样供孩子念书。”楚扬说，就在那年春节前，父亲把家里唯一的体重仅30公斤的猪托人宰了，把肉送到学校，冲抵他和哥哥的学费。接下来，父亲开始养蚕、挖药材等，家境略有好转。

## 大气朱老师，是他一生的楷模

朱炳坤是楚扬小学二年级的老师，跟楚家曾因土地纠纷打过官司，朱老师打输了，险些倾家荡产。楚扬说：“朱老师曾经教过我家两代人，叔父以及哥哥、妹妹和我都是他的学生，但他从来没有讽刺挖苦或训斥过我们，对我们严格要求，又关怀备至。”

楚扬说，朱老师曾多次找他谈心，要他谦虚、刻苦、不骄不躁，做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尤其难忘二年级生活即将结束时，朱老师带同学们兴致勃勃地爬上学校后面的“截断岭”，铺开中国地图给同学们讲述了故乡的位置，并把大家的视野引向山外更大的世界。

## 渊博申老师，不断激励他继续学习

1971年春，13岁的楚扬开始读“戴帽初中”（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，类似给人戴了帽子）二年级申本权是他的班主任。不同于其他乡村教师，申老师在课堂上旁征博引，文采飞扬，隽永的行车，中气十足的嗓音……

在申老师的带领下，浩瀚知识的大门为楚扬这个农家学子缓缓打开。他说，上学读书7年来，只有申老师教他这一年的时间里，

才实实在在地学到了文化知识。楚扬还记得，微风习习的夏夜，一群学生和申老师一起躺在校园里一棵歪脖子梨树下的情景，他们入迷地听申老师讲天文地理，讲历史故事，讲人生的意义……

初中生活匆匆结束，楚扬没被“推荐”上高中，申老师告诫他：“逆境造就强者。你上高中的路被堵死了，可自学的路是谁也无法堵住的！回到农村，你一定要

坚持自学。有真才实学的人，天地不负，总有施展抱负的一天！”1972年2月，楚扬投入到农村的广阔田野中，学会了耕田、扬场、种菜、育红薯等农活儿，还利用雨雪天刻苦自学。

1976年盛夏，楚扬在当地的老家水库工地拉土筑堤，碰上了参加义务劳动的申老师。申老师关切地询问他的学习和生活状况，勉励他珍惜青春时光。

## 圆梦1978年，选择师范院校

为圆大学梦，1978年五一过后，楚扬带着书包、行李进入贾峪公社高中，成为一名插班生，开始了一生中仅有的两个月的高中生活。

时值酷暑。午后，楚扬就爬到校外玉米地的柿树上，骑在树杈上看书、背书。夜晚，平房里燥热难耐，蚊子、跳蚤叮咬，他只好把湿毛巾搭在头上，两只脚放到凉水盆里。他对这两个月的学习生活做了总结：“暮春仲夏不更衣，长发贯耳人无力。小屋酷热脊背湿，蚊虫饱饮疙疙瘩。午休骑树津津读，夜学反刍静静思。废寝忘食争分秒，翁时回忆不觉耻。”

1978年7月7日，楚扬再次走进高考考场。成绩下来后，他达到了大专录取分数线。填报志愿时，他郑重

地填写了师范院校，立志要像申老师那样，做辛勤的园丁，终生在教育园地里耕耘、撒播，培植桃李。

1978年秋季开学，21岁的楚扬踏入大学校园。“当时我们班37个学生，我的年龄算是比较小的，不少同学都已结婚生子。”楚扬说，与班上的其他同学相比，他基础较差，没少出洋相，比如曾把富士山误作富“土”山。

痛定思痛，奋起直追。此后，楚扬买来《中国历代诗歌选》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《李白诗词选》《陆游诗词选》等书籍阅读背诵；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，到图书室借阅文学书籍，刻苦钻研。三年大学生活里，他摘抄了近两万字的名篇、名句，文学素养也有了很大提升。

## 用心生活，努力做到人生无悔

“40年来我一直尽心报效社会，没有辜负那个年代的嘱托。”楚扬说，马上又要开始新一届高考了，他相信，经历过高考的人将学会坚定信念、勇往直前追逐理想，“每个人就像块煤炭，尽管这块煤炭的体积或大或小，煤质或优或次，火苗或强或弱，可你要尽情地燃烧。当

生命之火即将熄灭时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你已经把自己的光和热都释放出来了。”

楚扬骄傲地说，也许是榜样的力量，他的儿子在2005年全市理科高考成绩中排第10名，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，毕业后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读博，并获全额奖学金。